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孝成皇帝 附燕王侯

隋宗室諸王　河間王弘

義成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蔡王整　衛王爽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孝成皇帝名昭煬帝長子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名納言蘇威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至大興宫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生昭養於宫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子文帝與文獻后至其所帝適患痛腰舉手凴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帝嘆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大奇之帝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應聲泣帝問其故對曰漢

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應出外俱將違離故啼耳帝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壽初徙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即位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遣使者帝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洛陽後數月將還京願得少留帝不

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為崇未幾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隋楚同分也

大業雜記曰始太子與楊素同侍宴帝深忌素因宴寘毒太子及素並起二盃同至侍酒者誤進太子飲一二日毒發下血太子知之嘆曰吾代楊素死乎命也數日薨素亦以毒薨　通鑑考曰時人見太子與

與素先後覺故妄有此論耳
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帝深追悼之謚曰元德
太子東恭帝立追尊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妃愍州刺史
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
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為妃昭有
子三人韋妃生西恭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
生東恭帝侗字仁安敏慧美姿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
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

人大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益竒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恨冀見帝為司宫者所遏竟不得聞俄難作遇害年十六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闗中元孫時在鄴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滅弘

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畧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常諳周趙王宅將及難弘時立戶外衛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樂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便宜從事河東多盜弘時奏為

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入朝弘輙領楊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師歲餘薨大業六年進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月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於董卓

良異天親芝焚蘭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湎流宕忘歸骨
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
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糇支計僅有
月餘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所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
於市肆即是非虛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
匕首釁在蕭墻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
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
遂降密改姓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為楊氏東恭帝時為

越王不責也及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僭號降爵郇國公
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
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
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國家阽危而不顧婚姻
孤負付屬爲全身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
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妻
遂沐浴靚粧仰藥死慶歸唐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
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成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國柱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强濟亦為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謚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及朝廷以為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父盆生贈荆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

車騎將軍恒典宿衛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宫子崇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京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說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為離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刧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絶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

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遇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唐兵起太原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為讐家所殺

武元皇帝五男元明呂皇后生高祖文皇帝蔡王整滕王瓚其道王嵩不知母氏李氏生衛王爽瓚 另見嵩删

蔡景王整隋文帝次弟文帝四弟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帝時

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
帝平齊力戰死文帝初居武元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
植一栢四根欝茂西北一根為整栽者獨黄後因大風
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八州
刺史及受禪追加封謚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為高
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
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
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

生二弟並徛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既嗔我
不可與爾角嗔並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豎師遵隱遂
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
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
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為悖父
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二婦又纔我於晉公獲
時每還家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恚氣常鎖閤
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閤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

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
籍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愚按二弟若有此言固簿然身為天子而介介於閱
墻往隙訟言公庭是教後人以薄也五子相殘不以
壽終斯言兆矣
智積在同州未嘗戲游獵聽政之暇則端坐讀書門無
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
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伎

雖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
太妃尉氏又與獨孤后不諧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
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爲産業智積曰昔平原
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
教讀論語孝經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㑹
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
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
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

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焚智積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没

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裎禰中封同安郡公六歲武元甍為獻后所養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為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所生李氏為太妃爽位雍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進以爽為元帥俱受爽節度爽

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畧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畧中重瘡遁帝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率步騎十五萬出合州突厥遁徵為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

鍛成其獄奏集惡逆當坐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
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罪人非臣子所赦請論如律
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
亂不知所終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太子勇次煬帝次秦孝
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太子勇小名睍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
文帝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

為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地後徵還京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為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狄犯邊今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

致勞擾帝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有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事亡國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為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戒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

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事故令高頻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内外百官相率朝東宫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宫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皇

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上
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
生疑阻時帝令選强宗入上臺宿衛高熲奏若盡收强
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常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
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武强始我商量恒於交
番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
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熲男尚勇女以此言防之勇
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匹嫡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

日晃獻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嵬昭訓專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惟與蕭后居處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皇后忿怒曰晛

地代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忽爾暴亡必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此別後知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具言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

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

用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

遣内史至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

常與同寢共食豈如晛地伐共阿雲相對終日酣宴昵

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麽者嘗恐暗地殺之

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意勇

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

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

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內有健兒咸屏去

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内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悉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

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
脫衣卧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
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
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敕
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
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
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
天子竟令我不如諸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嘆回

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嘗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後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佳婦女令人恨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曾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何

必是其體骨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劉令儁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驎傖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鏻者為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得天下望耳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時左衛大將軍元旻力諫帝不荅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

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樊州以至散關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賜此等若有諫者當斬之不過殺數百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衞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内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

隋書曰僕射已下吾會戮三人與此不同

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内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

輟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至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法然曰雖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

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遂敗先是勇甞於仁壽宫參起居還途中見一枯槐樹根榦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分賜左右至是素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宫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促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疋勇備

位太子有馬并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琱

飾者悉陳於庭示文武羣官為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

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檢示百官欲以為戒今

我兒乃自為之領巾為稍幡此是服妖使將諸物示勇

誚詰之后又責其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

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帝曰玄象久見矣群臣無

言者是使人名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帝時戎

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東面諸親立西面引勇及

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為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皆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涕既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臣崇長屬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日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

文勝溥衍左道徧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謟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瀆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闥舊非宮臣進畫姦謀要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疎假託玄象妄說妖妄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模增長驕侈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為害斯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閭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

翼四人所為並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
戮特免死各決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没官副將
作大匠高龍義預追番丁輙配東宫使役營造亭舍進
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
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虚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自
盡於是羣集官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内史省
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因於
東宫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各千段楊難敵五百

段皆鞫勇劾釁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胷尋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已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立非罪頻請見帝面申冤屈太子遏不得聞勇升樹大叫聲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勇情志昏亂又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

隋書曰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

帝遇疾仁壽宮太子入侍醫藥姦亂事聞帝抵床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僞勅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曰此皇太孫何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王勇敗儼亦坐廢

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大業略記云帝鴆害勇恐其八男為厲皆倒埋之

嗚呼北即文帝滅宇文氏狠手

春王俊字阿祇開皇元年立為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還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

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

隋書曰陳將周羅睺荀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睺等亦降俊遣使奉章詣闕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功以此多慚耳帝聞而善之

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

二十四州諸渾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
侈違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
又盛修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
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冪䍦重不可載以馬負之而
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
砌金堦梁柱楣棟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
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妬甚不平
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

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
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
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
帝曰我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是兒律以
周公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
卒不許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為遇蠱未能起遣使奉
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太都督皇甫統表請復王官不許
歲餘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

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今作脯擬賜秦王今亡
可置靈坐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
蛛大蛷螋從枕出之求不見窮之知妃所為也俊所為
奢嚴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
王府僚左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
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
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家子浩崔氏所生因毋譴死遂不
得立以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

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絶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絶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

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弑逆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為帝因害之

通鑑曰化及鴆殺浩

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蜀拜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罷十二年入為內史令右領軍大

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帝每謂獻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衡既還京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討西爨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

資治通鑑曰造渾天儀多補山獠充宦者

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太子恐秀

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

師帝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太子及諸王流涕庭

謝帝曰頃者後麿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

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

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

介今備嚴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

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自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閒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但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上表陳己愆請與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

隋書載秀表曰臣以多幸蒙天慈鞠養九歳榮貴惟知富樂未嘗憂懼陷兹刑網不謂天恩尚假餘漏撫膺念舊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閔殘息未盡聞希與爪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

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國家庸蜀儉要委以鎮之汝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望災釁

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既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營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證父兄之災妄進蜀地徵祥符己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輙造白玉之珽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

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乃云請西岳華山慈父神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兇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

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狠之暴也剥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祥孰甚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弑逆

揚州志曰是日暴風吹塵晝晦秀謂防者曰吾生平

未見斯變亡國之禍應在旦夕淇夕難作

欲立秀為帝羣論不許害之并其諸子

隋書五行志曰初文帝名太子勇名晋王英秦王俊蜀王秀有人上書曰勇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為英萬人之秀為俊乃布衣美稱非帝王嘉名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為嬴或言於帝曰楊英反為嬴殃帝不懌遽改之後勇俊秀俱廢黜煬帝終亡天下卒為楊氏殃

漢王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為漢王

十二年為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太將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帝幸温湯送之自山以東至滄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盡隷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强太原即為重鎮宜修武備帝從之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

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數萬

資治通鑑曰突厥嘗寇邉帝使諒禦之而敗其所領

將帥坐除觧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為宿舊

奏請留之帝怒曰爾為藩王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

勲舊㢠朝廷憲法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忽欲妄動

彼取爾如甕雛耳何用腹心為

王頍者梁將王僧辯子少倜儻有竒略為諒諮議參軍

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

諒親善友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

資治通鑑曰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歷諒問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

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

資治通鑑曰初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汝勅字側別加一點又與玉麟合當就徵至是皆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通歸長安

不赴遂發兵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决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愚按諒於斯時不正煬帝弒君父屠嫡兄罪而謬言楊素反無名之師必敗雖用王頍裴文安言無益也

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并陘以西是王掌握

内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守屯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鋭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間事可定矣諒大悦

大業略記載文安説諒曰今梓宫尚在仁壽宫比其徵兵動移向月若簡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五日可達長安其在京被黜停私之徒逆擢據高位

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闗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
大王總兵鼔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揮定也諒
不從　大業雜記載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袁曉夜兼行經掩仁
壽宫彼縱徼名未暇禦我大軍駱驛隨王而至此則
次計若但據河北彼率天下兵百道攻我難為主人
此下計也與此不同
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趣河陽大將

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統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寶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善𨻵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遣偽署大將軍常倫進兵

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者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嘗為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為諒各徵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

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百官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僚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於是除名絶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謡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别授則二紙諒聞謡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為應之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弑逆之際遇害

讀史商語曰隋文帝嘗言朕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
然文帝於整瓚皆同母弟而憎疾尤甚若太子勇之
廢即其親母不由嬖幸而秀廢諒幽又皆其毋兄為

之孽子何與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
杲昭前見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
為文帝所愛開皇中為立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
騎射初為内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

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從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周故后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犬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民家有美女輒

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方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進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帝未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栿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大獵於汾陽宮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

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怒從官皆言爲諫左右所遏
獸不得前帝始怒求諫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
有伊闕令皇甫翊幸於諫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
達溪通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展轉亦入諫
家御史韋徳裕希旨劾諫帝令甲士千餘大索諫第因
其事窮諫妃韋氏戸部尚書冲女早卒諫遂與妃姊元
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内酣
宴令則稱慶脱諫帽爲歡名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

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
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
道爲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
死暕府僚皆斥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
朕唯暕一子不然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自是恩寵日
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
其府事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
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

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死視皆無首陳甚惡之俄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疎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陳時尚卧未起賊進陳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陳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過害陳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没入北番者悉配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

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唐宰相世系圖載愍名正道正道生子崇禮官太府卿戶部尚書子三愼餘吏部郎中少府少監愼矜戶部侍郎愼名洛陽令俱為李林甫所搆賜死　愚按正道以齊王遺腹漂流歸唐隋文的派僅存此一綫然唐不以嗣鄖公備二王後而反用其疎宗嗣何也且三傳後又屠滅幾盡令人追恨隋文族宇文氏一事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
禄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親所製
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
日不食又蕭后嘗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杲泣請曰后
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停灸
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
使斬之帝前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磐石内敦九族外輯億兆深根固

本崇奬王室安有以同其樂哀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狥所私抑之則勢齊匹夫抗之則權侔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論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窃議蔡王將没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磐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皁吏為伍外内無虞顛危不暇時

逢多難將何望哉

愚按周武誅宇文獲後猜忌宗室孤弱本支致為隋氏所篡隋文初鑒覆轍大行封建而有子不肖互相屠削如亦步亦趨宇文家淪胥以亡天乎人乎

河間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茍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而若遺迹及身而絶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

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文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

成茲亂釁蓋亦有以勸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庳之封無期或幽囚囹圄或顛殞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illegible]惰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自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八